

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

周同宾 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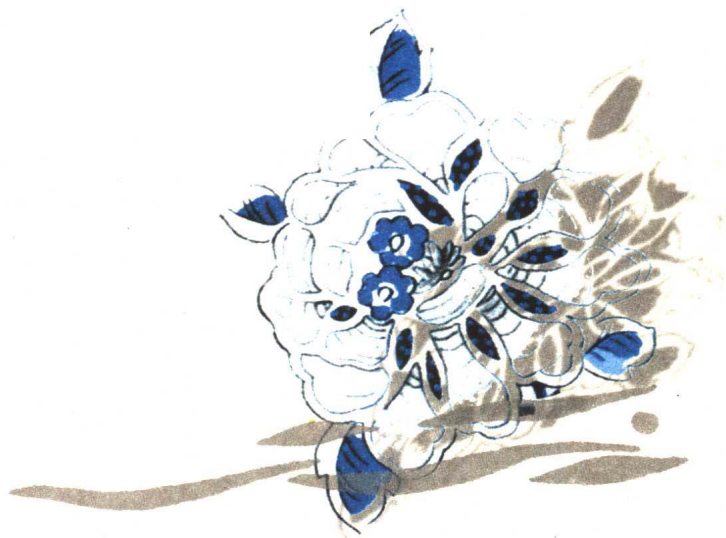
三 远村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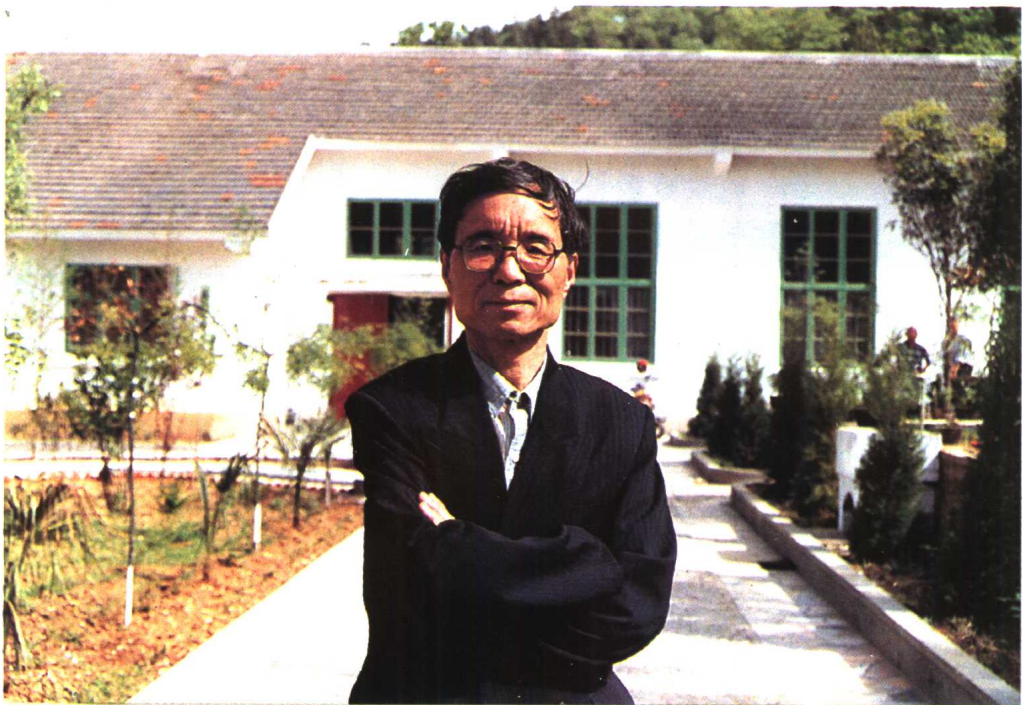


河南文艺出版社

周同宾 散文

◆ 远村风景





内容提要

NEI RONG TI YAO

本集所收全为乡村题材散文。作品从多方面多角度审视农村，观照农民，生动地再现了农村生活的丰富多彩、斑斓多姿和当代农民的希望、奋斗、挫折、困惑，写出了作者对故土故人深挚而复杂的情感系念。内容广泛，构思精巧，语言凝练，意味隽永，有浓烈的乡野风味和泥土气息。

吃农家饭长大,穿粗布衣成人,继承了农民的长处和短处。故乡的黑土,粘人脚,也系人心。自打学会做文章,便写故乡的黑土和黑土地上的乡亲,倾吐一个农民儿子对故土故人的复杂情感。

——作者

目次

乡情	(1)
夕暮	(6)
四月	(9)
良夜	(12)
乡野竹林记	(17)
九曲滩	(21)
马蹄塘纪事	(24)
芙蓉荡	(25)
黑水潭	(27)
得玉池	(29)
石乡纪事	(33)
端阳·七夕·中秋	(38)
端阳	(38)
七夕	(39)
中秋	(40)
芦花湾二题	(43)
一家人	(43)

一个人	(47)
饭事杂忆	(51)
饭场纪事	(58)
秋夜二章	(62)
缺月	(62)
繁星	(64)
秋日三章	(66)
秋思	(66)
秋色	(68)
秋声	(71)
乡居笔记	(73)
疙瘩	(73)
侯五	(74)
窝燹	(75)
掉牙	(76)
赖七	(76)
无憾	(77)
送礼	(78)
神曲	(79)
祖宗	(85)
高台曲·旱船·高跷	(89)
高台曲	(89)
旱船	(93)
高跷	(96)

南园	(99)
童年二章	(103)
偷青杏	(103)
烧毛豆	(105)
鳖坑	(107)
野渡	(110)
寻不出散文的月夜	(113)
8月18日	(116)
咏物篇	(119)
铁轱辘	(119)
石臼	(120)
便壶	(121)
石磨	(122)
瓢	(123)
捶布石	(124)
粪筐	(125)
春野	(127)
夕阳	(130)
彩霞	(132)
石榴	(135)
酷夏	(138)
神地	(141)
羊皮	(143)

黑三	(145)
金地	(147)
赵兴	(149)
孙翠	(151)
周贵	(153)
郑氏	(155)
王留	(157)
唢呐	(160)
佛像	(163)

祭幺婶文	(165)
祭黑子爷文	(172)
祭狗儿爷文	(177)
祭套子爷文	(182)
祭福大爷文	(186)
祭铃老汉文	(189)
祭木老头文	(192)
青山祭	(195)
舞龙人记	(199)
阉牛人记	(203)
货郎担儿	(207)
绝唱	(213)
大山的系念	(216)
伏牛山骑驴记	(221)

目次
MU CI

山中即景	(227)
热天,想起了父亲	(231)
关于父亲	(233)
驴春秋	(236)
雨声潇潇	(239)
乡居日记(一)	(242)
乡居日记(二)	(252)
细柳营札记	(260)
细柳营	(260)
金毛儿	(261)
柳林	(262)
凶宅	(263)
鬼雨	(264)
刘国子	(265)
神柏	(266)
二牯牛	(267)
柳田	(269)
老支书	(270)
河滩	(271)
家宴	(272)
月夜	(273)
破碎土地梦	(275)
乡井	(285)
牛啊牛	(293)

魂牵梦绕地方戏	(301)
歌谣的黑土地	(312)
月亮走,我也走	(313)
冻腊月,下大雪	(314)
月奶奶,黄巴巴	(316)
小老鼠,上灯台	(317)
小白鸡,叨碾盘	(319)
远村风景	(321)
草垛	(321)
秋暮	(322)
池塘	(324)
桐花	(325)
坟场	(327)
老榆树与剃头挑	(328)
原野	(329)
冬夜	(331)
雪天	(332)
午后	(333)
土地庙	(334)
清晨	(335)
旷野	(336)
长河	(337)



XIANG QING

乡 情

我的家乡，在偏僻的农村。没画山绣水，没茂林修竹。地薄，人也憨。据说五百年前，家乡出产的红高粱曾被征去给皇帝做过御酒，此外，别无稀罕物儿。据说五十年前，出了一个补锅匠，曾以他的技艺誉满乡里，此外，别无能人儿。

家乡用红薯干儿养活我长大成人。前些年当学生，常嫌家乡穷，离家千里不想家。这几年工作了，总觉家乡美，隔一段儿，总想回去看看。去年，燕子归来时候，我把刚满四岁的儿子苗苗儿送回家乡，让他跟着爷爷奶奶。这样，几乎每月，我总回家一次。每次，都像掉进了酒窖里，老是觉着有一种醇美的香味甜味扑面而来，心里麻酥酥的。

我还没到家，总要惊动半个村子的乡亲。

“大孙娃子，回来啦！”说话的是一个挑水的矮墩墩的小伙儿。他放下水桶，点头微笑迎着我；那神情，俨然一位爷爷。

“他大侄儿，坐下歇会儿！”说话的是一个正给婴儿喂奶的小媳妇。她抱起孩子，忙站起身。那婴儿，我该叫叔的。

“哎哟哟，娃子啊，累了吧？”说话的是一个老太婆，正背捆柴草，艰难地走着。她比我长五辈；我称呼她，须在“奶”字前边加三个“老”字。

.....

我们全村同姓，都是近族，村北祖坟前的石碑上刻着十六辈的人名用字，从不乱宗。我家辈分低，几乎对村里的任何成人我都要叫“爷”或“奶”；那些长辈们，似乎也特别钟爱我这惟一在外工作的孙子。

我还没进院，几乎全村的孩子们都得到了消息，纷纷跑来，边跑边喊：“苗苗儿他爸回来啦！”“苗苗儿他爸回来了哟！”

村里的孩子，多数向他们的父亲叫“伯”，或“叔”，娇点儿的，叫“爹”，更娇的，叫“大”。惟独苗苗儿叫“爸”；孩子们很感新奇，大概只在苗苗儿回乡后，他们才知道对父亲还有这么个称呼。

我进屋，孩子们堵住了门。都不想离远点儿，又都不敢过门槛儿，只有东邻老二奶奶的孙子小坠儿胆大，从人缝儿里挤进来，凑到我面前，看我的玳瑁边儿眼镜。我拿出糖果，让苗苗儿分给他们吃。他们的大多数，我叫不出名字，更分不清辈分儿。母亲总在一旁调教苗苗儿：“给你小五爷一块儿。”“给你二毛爷一块儿。”“给你四姑奶一块儿。”……当然，那些当爷和姑奶的不是光着屁股，就是拖着鼻涕；接到糖块儿，立即塞进嘴里，同时流下长长的口水。分罢糖果，孩子们嘎嘎笑着，领苗苗儿去林中粘知了，或者去村头捉蚱蜢。



苗苗儿,也是全村的宝贝。东家蒸了碗豆糕,总给他送一块;西家熬了绿豆汤,总给他端一碗。老二奶奶给孙子过生日,苗苗儿也跟着过;聋子四爷为儿子说媳妇招待媒人,给苗苗儿送一个鸡大腿。小坠儿在沟里摸了两条泥鳅,总要送苗苗儿一条,用面糊儿糊着放灶膛烧吃;二毛用狗尾草做了两只毛茸茸的小狗儿,总要把最肥胖的一只送给苗苗儿。过五月端阳节,苗苗儿得到十几个香布袋儿,有菱形的,三角形的,圆形的,腰形的,鸡心形的,还有的做成红毛绿尾巴的小公鸡,扳脚胖娃娃……

我坐院里的石桌旁喝着白桑叶茶。四外很清幽。枝头,蝉在鸣。偶尔,东邻的鸡下了蛋,一阵鸡叫,顿时,全村的鸡都“咯嗒咯嗒”叫,给它助兴;小路上走过陌生人,西邻传来一阵狗吠,顿时,全村的狗都“汪汪汪汪”咬,为它助威。我家中庭,一棵百年古槐。入春,一树新绿,如翠盖,罩半个院子;秋后,飘半空黄叶,翩翩然,似彩蝶儿。院墙边,一架瓜豆,密密实实,青叶凝碧。有种蛇瓜,小擗杖儿粗,三四尺长,结得忒多;怕碰人头,母亲把它们塞进架上,让平着长,长得弯弯曲曲,更像蛇了。一次炒吃,苗苗儿说,蛇咬人,执意不吃。母亲说,那是扎鞭瓜。苗苗儿说,扎鞭瓜好,能赶牛;吃着,一再说香。墙头,两盆指甲花,绿肥红艳。这花,除观赏外,可供女孩家染指甲。左邻右舍的姑娘们,常来采,掺入明矾,捣碎,临睡前用麻叶或瓜叶包在指端;一觉醒来,指甲就成了玛瑙色。那些成人的姑奶奶们,特别喜欢苗苗儿,每包指甲,常把他拉去,甚至连脚趾甲也染了颜色。她们总把苗苗儿当成女孩儿打扮,将他的葵花似的短发,在头顶用红头绳儿扎个小辮儿,像朝天椒;有时,还给他画眉、点胭脂呢。

晚饭后,槐荫下,爹编席,妈绩麻;苗苗儿盘腿坐在蒲草编的稿荐上,仰望着满天繁星,一梳半月,奶声奶气地唱着:

月姥姥，
黄巴巴，
爹织布，
娘纺花，
大哥去种豆，
二哥去种瓜……

刚回乡时，苗苗儿只会唱“火车头，冒白烟，路边一排电线杆……”不久，村里的孩子们都学会了，苗苗儿也学会了“月姥姥，黄巴巴”；每在一起玩，总是新旧儿歌交替着唱，一个个摇头晃脑，有字有韵儿的。

一会儿，苗苗儿急了，要我领他出去玩。村街上，很静，只有树丛中的昆虫拉着腔儿长吟。乡亲们都建了新居，我已找不到谁家在哪儿住。苗苗儿倒清楚。

先拉我进了杠二爷爷家，说杠二爷爷答应给他捉一只蝈蝈儿。一进门，老人家果然笑呵呵地从葫芦架上取下一个高粱箴儿编的小笼儿，里面一只豆青色的蝈蝈儿，正支叉着长须看我们；笼里，还有块辣椒皮。杠二爷爷说，那虫儿吃了辣椒叫得格外凶。

又拉我进了魁五奶奶家，说要找魁五奶奶的儿子小棒儿玩“过星星”。可小棒儿已躺在蒲团儿上睡着了，他娘喊他，他只翻了个身儿，嘟囔句梦话，又打起了呼噜。

再拉我去椿三爷爷家，说他昨天还问我回来没有呢。还没坐定，老人从厨房拿来两个冒着热气的嫩玉米棒儿，硬塞给苗苗儿和我，叫尝鲜；在他眼里，我们爷儿俩都是娃娃。临了，问城里



水西门那个专治寒气腿的老中医是否已经自己开业,要我给他买两张狗皮膏药。

最后拉我去“巧八哥”老八爷爷家,说要听王小去南山砍柴,碰见仙女的故事。老八爷爷剥着豇豆,不紧不慢地讲那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民间传说:“往年呐,有个孩子,叫王小,和他娘一块儿过日子,家里穷……”还没讲到王小和仙女成亲,苗苗儿可在我怀里睡着了。

我抱着苗苗儿,提着蝈蝈笼儿,踏着夜色回家。月儿落了,星星更稠了。一朵流星,带着长长的尾巴,滑过天空,树上的什么鸟儿被惊得叫了两声。只有池塘里的蛙声,却一阵响似一阵;那小动物儿,从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儿?我将蝈蝈笼儿挂在院里的豆架上;有顷,它少气无力地叫了一阵儿,便息了声儿,许是倦了,吃了辣椒也不行。

带露的草木发出青气,经雨的柴火发出霉味,湿润的泥土发出腥气,成熟的庄稼发出香味。这些气味,混在一起,浓浓的,倒很好闻。在这种醇酒似的气味中,我睡着了。我做了梦,梦中我已年老退休,归园田居,在故乡的村头、地边、场院里、柴门前,继续寻觅着人生的乐趣……

1982年7月17日初稿

1984年8月12日改定

夕 暮

薄暮,我到家。

妈忙去做饭。炊烟袅袅,直升上高空。天上,一片挨一片,铺满鸡冠色的云;一天红霞,像一幅宽大的宫锦,笼盖在村庄上。

我正仰面看彩云,忽听一阵拉着长腔的牛哞,闷声闷气的。孩提时代,我当过放牛娃;听着牛叫,我知道这是老牛在呼唤没有跟上自己的牛犊儿。许是为了追寻儿时的旧梦,听着“哞——哞——”的叫声,我不由得站起来,迈步出了院门。

果然,大车路上,正走过四头老牛,三头带牛犊儿。一个牛犊儿,紧傍在母牛身旁,撅着尾巴,跑着碎步儿;一个牛犊儿,死跟在老牛屁股后,试图将头插进母牛胯下吃奶;另一个,为贪吃路边篱笆里钻出的狗尾草掉了队,它的妈妈走着回头望着它,一

声声叫唤。四个牧童，一个拉着牛绳前边走，两个拿着带叶儿的柳条儿后边赶，中间的一个，乐悠悠横坐在牛背上，他手里要是有一支竹笛儿吹着，就更是一帧美妙的《牧归图》了。

家家的烟囱，都冒着青烟。烟气冲上半空，织了一袭半透明的纱，依依地，蒙在屋顶，树梢；小南风吹着，轻轻地拂动。谁家在炒鸡蛋拌辣椒，火太烈，油太多，香味掺着辣味，飘半个村庄，直刺鼻子，呛得过路人都“啊嚏啊嚏”打喷嚏；打着，还不住赞美着：“好香，好香！”

几乎是同时，各家的收音机都响了。每天这个时候，省电台有半个钟头的地方戏。今天唱的是新戏《柳河湾》，说的是一个叫郭大脚的泼辣女人由穷变富的故事，豫剧名角儿常香玉主演。那脆生生的嗓音，亮飒飒的拖腔，真入耳哟。四婶儿阖家七口人围着门前的小方桌儿，四婶儿眯着眼看着桌上的收音机，她的孙女轻声儿跟着唱。四叔扛一筐青草回来，去屋里取烟袋，猛叫：“锅淤啦！”四婶儿闻声站起，小跑回屋。老头子嗔怪地说：“听戏能治饿！”话虽这样说，竟也蹲在楝树根前，噙着烟袋，闭着眼听呢。

奎五爷的院墙外，牛车路旁，有一盘石碾。因为有了碾米机，石碾没用了，石碾已不知去向，只剩了碾盘；年深月久，碾盘早被轧得凹凹的，像个大筐箩。此刻，碾盘的中心摆着一盘棋，奎五爷和庆四爷正对弈。已锄罢二遍地，人们闲，碾盘四周，一圈儿看客，弓着腰，伸着头，围得密密；也许他们被棋盘上的一场恶战揪住了心，似乎并没有听到郭大脚那有字有韵儿的歌唱。

暮色重了。一天云锦褪成了淡黄色。成对儿的鸟儿，翅膀尖儿上沾着亮光，急急地向林中飞去。谁家的孩子扯着长腔儿喊着：“爹——回来吃饭啰！”竹林那边，传来一个女人“咕——